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梨魂 第六章 別秦

小字簪花，清詞戛玉。夢霞將梨娘詞迴環捧誦，不覺悲從中來，喟然而歎曰：「佳人難得，造物不仁。有才無命，一至於斯。此中塊壘，斯時無酒澆之，亦當以筆掃之矣。」於是濡淚和墨，疾書八絕曰：病也懨懨夢也迢，啼鶯何事苦相招。

多情似說春將去，一樹殘香半已銷。  
深情縷縷暗中傳，佇立無言夕照邊。  
對面如何人更遠，思量近只在心前。  
吟魂瘦弱不禁銷，尚為尋芳過野橋。  
欲寄愁心與楊柳，一時亂趁晚風搖。  
東風何處馬蹄香，我見此花欲斷腸。  
會得折枝相贈意，十年回首倍淒涼。  
浮生換得是虛名，感汝雙瞳剪水清。  
痛哭唐衢心跡晦，更拋血淚為卿卿。  
幾回傷別復傷春，大海萍飄一葉身。  
已分孤燈心賞絕，無端忽遇解情人。  
背人花下展雲箋，賦得愁心爾許堅。  
只恐書生多薄福，姓名未注有情天。  
夢雲愁絮兩難平，無賴新寒病骨輕。  
一陣黃昏纖雨過，愁人聽得不分明。  
夢霞書畢，別取一慘綠箋作一小簡，加函交鵬郎攜去。簡曰：

既惠錦箋，復頒玉屑。有詞皆豔，無字不香。清才麗思，已見一斑。而一種纏綿淒楚之情，時流露於行間字裡，如卿者可以怨矣。夢霞風塵潦倒，湖海飄零，浮生碌碌，知己茫茫，無江淹賦別之才，有杜牧傷春之恨，一誦此詞，百感交集，率成八章，聊當一哭。

一緘多事，兩字可憐。香閨聯翰墨之緣，紅袖結金蘭之契。自是以後，管城即墨，時為兩人效奔走。雖少見面之時，不斷相思之路。有句則彼此鶴和，有書則來往蟬聯。而密函之交遞，皆藉鵬郎為青鳥使。金刀雖快，剖不開繭是同功；玉尺雖長，量不完才如綴錦。疊韻雙聲，此中多少情趣；劈箋擲管，淡句費盡吟神。愁裡光陰，變作忙中歲月；無窮恨事，化為絕妙詩情。綺思難殺，節序易更，一轉瞬間，已是清和天氣矣。

夢霞來蓉湖，至此已逾匝月，窮鄉獨客，舉目無親，幸得一閩中膩友，終日唱酬，藉慰寂寞。此外更締一新交，境遇雖各懸殊，性情頗相投契。異地相知，得之非易，傾蓋清塵，盍簪剪燭，夢霞固自謂三生有幸也。其人姓秦名心，字石癡，即某校之創辦人。年長於夢霞二歲，肄業於南洋公學者有年，才華卓茂，器宇軒昂，固一鄉之佼佼者也。是鄉處蓉湖之尾閭，遠隔城市，自成村落，周圍十里，分南北兩岸，迴環屈曲，形如一螺。兩岸均有人家，地極偏僻，人至頑鈍，蓋風氣之閉塞久矣。石癡熱心教育，縈情桑梓，思有以開通風氣，畢業後獨資創一兩等小學，以造福於鄉人士。夢霞任事之日，是校已辦三學期矣。石癡父名光漢，耆年碩望，一鄉推為裡老。家本豪富，生子僅石癡一人，愛逾掌珠，珍如拱璧，恣情任性，驕縱異常。幸石癡雖性喜揮霍，而能自檢束，花柳場中，樗蒲隊裡，從未涉足其間，惟遇關於公益之事，則慷慨解囊，千金無吝色。其父本非頑固者流，以石癡之能加惠於鄉里也，深喜其能有為，無事不遂其欲。故石癡熱心興學，歲需巨款，獨力支持，無所掣肘。亦幸得此良好之家庭，能諒其心而成其志也。

萍蹤偶聚，蘭臭相投。石癡為人，風流倜儻，豪放自喜，襟懷落落，態度翩翩，有太原公子不衫不履氣象，洵近來新學界中第一流人物也。與夢霞一見如舊識，志同道合，學侔才均，文字因緣，一朝契合，非偶然也。校址即其家莊舍，與石癡居室，僅一牆之隔，石癡無日不來校中。彼亦自任英文、格致等科，課畢後輒與夢霞散步曠野，飽吸新鮮空氣，增進實物知識。鄉村風味，遠異城市煩囂，聯袂偕行，流連晚景，行歌互答，幽韻宜人。意態飄然，如閒雲野鶴，直至暮鳥歸林，夕陽送客，乃分道而歸。如是日以為常，亦客居之樂也。有時鍵戶不出，兩人同坐斗室中，或論文、或說詩、或敘失意事、或作快心談。茗煙初起，清言愈希，端緒續引，冥酬難應。時或縱談天下事，則不覺憂從中來，痛哭流涕，熱血沸騰，有把酒問天、拔劍斲地之概。蓋兩人固皆失意之人，亦皆憂時之士也。石癡之處境，雖稍裕於夢霞，而其遭逢之不偶，性情之難合，與夢霞如出一轍。慨念身世，孤蹤落落，眷懷時局，憂心忡忡。同是有心人，宜其情投意洽，相見恨晚，而有高山流水之感也。

嗚呼！「志士淒涼閒處老，名花零落雨中開。」天下最可惜、最可憐之事，孰有甚於此者乎？若夢霞與石癡之抱負之氣概，所謂志士者非耶。而一則旅居異地，一則蟠伏里門，相逢乃相惜，相惜復相憐，既相惜、相憐矣，於是欲謀久聚。石癡嘗從容謂夢霞曰：「校舍卑陋，不足駐高賢之駕，君寄居戚家，晨夕奔波，弟心亦有不安。蝸廬尚有下榻地，請君移住舍間，日則與君同理校務，夜則與君同聚一室，刻燭聯吟，烹茶清話，抵足作長夜談，一吐平生之志，何快如之！」石癡言之者再，夢霞俱婉辭卻之。石癡以夢霞尚未能脫略形跡，頗怪其相知不深，不知夢霞固別有佳遇，別有知音。孤館寒燈，自饒樂趣，此中情事，不足為石癡道也。

新雨泥人，東風催客。夢霞離故鄉來客土，以乖僻之情性，操冷淡之生涯，自知不合於時，到處受人白眼。此去投身寓館，踽踽涼涼，當嘗遍羈人況味，受盡流俗揶揄。不料於無意中得一巾幗知音，更於無意中得一風塵同志，不可謂非客中之佳遇，而亦不可謂非夢霞一生之快事也。惜乎西窗剪燭，情話方殷；南浦征帆，別離遽賦。正值蠶事方興之日，便是驪歌齊唱之天。蓋石癡忽於四月上旬有扶桑之行矣。石癡之行，夢霞實促成之。石癡家道既富，父母俱存，年力富強，志趣高尚，正大可有為之時，與夢霞之迫於境遇而頹喪其志氣者，自不相同。而石癡自南洋畢業後，但知瘁力於桑梓，不知熱心於家國，坐使黃金時刻擲於虛牝。

夢霞殊惜之，故每與石癡談及國事，輒流淚勸之曰：「時局危危，人才難得。命終泉石，我恨非濟世之材；氣壯山河，君大是救時之器。以君之年、之力、之才、之志，正當發憤自勵，努力進行，乘風破浪，做一番烈烈轟轟事業，為江山生色，為閭裡爭光，方不負上天生材之意，而可慰同胞屬望之心。奈何空抱此昂藏七尺，不發現於經世作人之大劇場，而埋首泥塗之內，■足裡■之間，以有用之光陰，賦閒居之歲月。弄月吟風，長此終古，弟竊為君不取也。今者名士過江，紛紛若鯽，勵我青年，救茲黃種，急起直追，此其時矣。君尚有意乎？」石癡聞夢霞言，頗感其勸勉之誠，遊學之心，怦然欲動，謂夢霞曰：『弟非戀家忘國，自問性情落落，與俗相違。頻年勾留滬濱，廣接四方英俊，曾無一人能知我如君者，一肚皮不合時宜，無從發洩，不覺心灰意冷。負芟歸來，不復作出山之想。今聞君言，如大夢之初醒，如死灰之重撥。君固愛我，弟敢不自愛，而以負君者自負耶？弟志已決，一得家庭允許，便當整理行裝，乘輪東渡。但弟去之後，校中事弟無力兼顧，須仗君一人主持，責艱任重，耿耿此心，殊抱不安耳。』夢霞慨然曰：「君不河漢弟言，而作祖生聞雞之舞，弟不勝感幸。校中一切，弟雖不能獨擔責任，亦當稍效綿薄，盡弟之心，副君之托。君不負弟，弟又何敢負君？」石癡大喜，曰：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君也。感君厚愛，此去苟有寸進，皆君所賜。海可枯，石可爛，我兩人之交情，永永不可磨滅。」

黯然銷魂者，惟別而已矣。離別為人生最苦之事，而客中送客，尤為別情之最慘者。石癡歸家，以遊學之事白諸父母。父母甚喜，亦力促其行。適其同學某，自皖來書，中言近擬會合同志，共赴東瀛，亦勸石癡棄家求學，束裝同行。石癡立作復書，約期同集滬■，乘某號日輪東渡。成行之前夕，沽酒與夢霞話別。

夢霞是夜不歸寓舍，與石癡對飲暢談，盡竟夕歡。酒酣，石癡不覺觸動離情，愀然謂夢霞曰：「弟與君相識未久，相聚無多，哀腸未罄，形骸遽隔。今日拋棄故鄉，遠適異國，與君一別，地角天涯，重續舊歡，不知何日。言念及此，能不黯然？」言已，欷■不止。夢霞舉杯曰：「『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。』『莫愁前路無知己，天下何人不識君。』竊願誦此二詩，以壯君行，前途無量，勉之勉之。異日學成歸國，君不吝其所得，分餉儉腹，君之惠也，弟之幸也。吾輩相交，契合以心，不以形跡。交以形者，雖覲面握手，終覺情少辭多；交以心者，雖萬水千山，亦可魂來夢去。人非鹿豕，豈能長聚，何必效兒女子態，多灑此一掬傷離之淚哉。所難堪者，君去而弟不能追隨驥尾，看人勃發，恨我蹉跎。今日片帆飛去，我獨送君於青草湖頭；他年衣錦歸來，君仍索我於綠衫行裡耳。遠志出山，君非小草，離情著骨，味等酸梅，聚首之緣，只爭數刻。弟也不才，能無興感，一時意到，八絕吟成，半以自傷，半以相贈。君如不棄，可藏諸篋中，留為後日之紀念。」夢霞言至此，遂置酒不飲，起就案頭，抽毫作草。石癡亦停杯而起，獨步庭中。時夜將半，月華滿地，萬籟無聲，四顧空寥，淒然淚下。佇立良久，覺夜寒砭骨，衣薄難支，乃復入室。時夢霞稿已書就，取付石癡。石癡受而誦之：

羨君意氣望如鴻，學浪詞鋒世欲空。  
恨我已成下風手，薺花榆莢哭春風。  
情瀾不竭意飛揚，密坐嚙吟未厭狂。  
沽酒莫忘今日醉，楊花飛盡鬢無霜。  
唐衢哭後獨傷情，時世梳妝學不成。  
人道斯人憔悴甚，於今猶作苦辛行。  
不堪重聽泰娘歌，我自途窮涕淚多。  
高唱大江東去也，攀鴻無力恨如何。  
榜童夷唱健帆飛，鄉國雲山回首非。  
但使蓬萊吹到便，江南雖好莫思歸。  
更無別淚送君行，擲下離觴一笑輕。  
我有倚天孤劍在，贈君跨海斬長鯨。  
河橋酒幔去難忘，海闊天長接混茫。  
日暮東風滿城郭，思君正渡太平洋。  
林泉佳趣屋三間，門外紅橋閣後山。  
君去我來春正好，蒼湖風月總難閒。